

铁戈 著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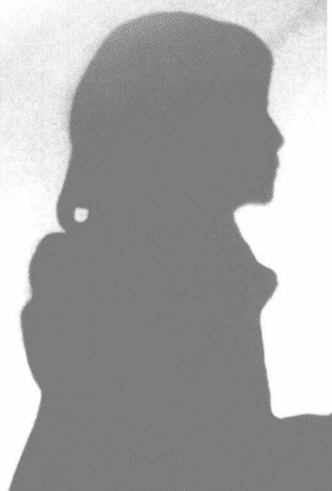


非常公仆

非常公仆

铁戈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公仆

铁戈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5

ISBN 7-5360-4558-1

I. 非 ...

II. 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836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25 1 插页

字 数 260, 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58-1/1·3626

定 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公仆三部曲”第二部（第一部《非典型公仆》已于2003年出版），叙述市委书记邵谦含恨离开蒙阳后，市长李沛远却没能如愿当上市委书记，一个小丑般的女人赵玉兰因投地委书记苏修杰之好而成了得利的渔翁。跟一切没有理想、不求长远的腐败分子一样，赵玉兰的心态也是狠捞一把就走，把蒙阳政坛搞得乌烟瘴气，蒙阳人民叫苦不迭。拿赵玉兰做参照，李沛远才想起邵谦的种种好处，悔青了肠子却又无可奈何。幸亏苏修杰逐渐认清了赵玉兰的真面目，跳梁小丑只能得意一时，只是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全靠上一级领导勇于改正用人上的失误，此中意味，愿一切掌握权柄者深长思之。

坐上蒙阳市委第一把交椅过后不久，市委书记赵玉兰因陡然升官而狂喜的心也只是跳了那么几天，便一天比一天地冷了下来，甚至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

高处不胜寒！

虽然，在蒙阳这块有着近百万人口的土地上，只要她的足迹踏到哪里，不管是威严并带有一股肃杀之气的市委机关大院、熙熙攘攘的城市大街，还是远离城市的乡镇厂矿与农林场所，都有一张张笑脸迎着她，众星捧月般地争着与她握手、请示、汇报。蒙阳市电视台的市办新闻节目中，她的形象隔三差五的都会出现在全市的观众眼里。在不尽的尊贵与荣华面前，赵玉兰的心窝窝里，有着的只是不尽的恐慌、焦虑与烦躁。

这恐慌首先来自于几位副书记和常委一班子人。且不说市长李沛远，那个公开叫板自认为是她抢了他升任市委书记座椅的人，就是一般常委们的心中也比李沛远也好不了多少。虽说场面上还称她为赵书记，而在言语中却带有一股凉透背脊骨的冷漠与不屑。政府班子内的那些副市长们，人大、政协的那些正副主任、正副主席们，能数得出与她贴心贴肺相处的人只怕是一个也没有！在她升任市委书记后主持的几次常委会、党政联席会上，她冥思苦想出来的施政大纲和一些近远期工作的想法就连一次也没有被常委们和副市长们所赞同。往往是一顿费心费力的讲话后，并没有一个人言是或言不是，还真是“阳春白雪，和者皆寡”了。当然最使她难堪的是李沛远，那个敢在地委会议室当着地委书记苏修杰的面骂她为“牝鸡司晨”的冤家对头，则是每会

必睡，一颗硕大秃顶冒着油汗的大脑袋不是仰靠在座椅背上打鼾，便是闭目养神，好像是疲劳得很，天知道他每天在忙些什么！在蒙阳市的高层政治圈子里，赵玉兰成了孤家寡人。与她一个月前接任市委书记时的狂喜亢奋、自以为只要坐上蒙阳第一把交椅便可在全市发号施令的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

她在政治生活里是如此的糟糕，而在全市的经济工作上也好不了多少，这是赵玉兰的焦虑之处。现在的赵玉兰是悔青了肠子也找不到卖后悔药的地方。早在半年多以前，自己假传圣旨搞起的那场砍脑壳的烤烟生产，也是轰轰烈烈而来、凄凄惨惨而去。尽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尽管作了些补救措施，还是使蒙阳的财政损失了九千多万。全市吃皇粮的干部、职工早已发不出工资。全市上下暗地里已涌动起一股强烈的不满情绪。特别是一些半边户（夫妻双方一方在机关，另一方在农村的家庭）干部，家里积蓄不多，有崽伢子读书的家庭，更是苦不堪言。开始时，赵玉兰还能听进几句或安慰上几句，甚至还会说上几句俏皮话，如：“不要急啊，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多了，就烦了。再接到这样的电话，往往就会粗暴地吼一句：“我跟你一样有领到工资！”吼过之后，心里却又是空落落的，一点底气也没有。本来，这发放工资方面的事是政府那边管的事，可是，她的对头李沛远把这一摊烂事全推给了她。谁叫她是蒙阳市的一把手呢？

政治生活圈内的恐慌、经济上的焦虑加上生理上的折磨，伴随而来的是不可名状的烦躁，使当上市委书记不到一个月的赵玉兰便有了些憔悴。

市委书记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啊！

每天白日应酬台面上的事已是焦头烂额，夜里归家，却得不到丈夫的慰藉与生理上的满足，使她萌生了想扇自己男人一记耳光的冲动，但又还没出手。鬼打起的样，是什么原因啊？她的男人肖华光是她中专时的同班同学，长着一张白嫩嫩的脸，脸模子

也是十分地耐看，从相识到想着法儿骗肖华光成婚后，确实过上了一段甜蜜蜜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自从她官位不断攀升先后当上了团市委书记、乡党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到市委书记后，她的男人随着她的官位一次又一次的升迁而一次又一次地变得窝囊萎缩起来。早在她升任团市委书记后，仍是一般干部的肖华光便开始自卑；升任乡党委书记成为蒙阳市一方诸侯后，萎缩窝囊更为加剧；赵玉兰升任市委副书记而又书记后，肖华光在她面前变得战战兢兢起来，连大气也不敢出。夜里两人窝在一个被子里，肖华光连手指头也不敢去碰她，这使正处在性欲旺盛期的赵玉兰很是不满。其实，女人，尤其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也需要男人的滋润，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需要阳光与雨露的道理一样。而赵玉兰却得不到她应该得到的阳光和雨露。实在焦灼难忍的时候，便叹气劝自己的男人道：“华光，你这是怎么啦，我的官做得再大，也是你的堂客啊！”“是，是是——”肖华光就用这句话应了赵玉兰的话。这样的事多了，惹得赵玉兰春心勃勃，每夜每夜便劝肖华光：“既然这样，龙在上凤在下的道理你总该懂啊！”肖华光又应道：“懂、懂懂——”说完后，还是一动不动。赵玉兰实在受不了了，一把将肖华光抱在自己光溜溜的身子上，可肖华光大腿中间的宝物软塌塌的，折腾了大半宿就是入不了港！淫水横溢的赵玉兰暴怒了，掀开被子，使劲飞起一脚将肖华光踢下床去，接着又怒骂道：“肖华光，你听着，如果你再没用，我做顶绿帽子给你戴了！”更加惊恐不安的肖华光仍是连声应道：“是，是是——”

这是昨夜间发生的事！

此时的蒙阳市委书记赵玉兰就是怀着满腔子的恐慌、焦虑和烦躁不安的心理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这刚扩展三倍、装饰豪华、处处散发油漆余香的办公之处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办公室是前任市委书记邵谦的办公室。邵谦是从省委大院

下派任职后又被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挤走的市委书记。赵玉兰接任后，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展示蒙阳在州城地区大市地位的理由而强令市委机关事务局大兴土木花费三十万元才弄成的。邵谦在任时，只是一间房，现扩展到三间，变成了现在的一间办公室、一间接待室和一间卫生间，使得本来就因办公用房紧张经费也紧张的市委办叫苦不迭。且不说办公室和会客室的豪华典雅，光是卫生间的装饰就使有幸见过的机关干部咋舌，防滑的暗红色瓷砖，乳白色的窗帘从窗户上端垂至地面，四周的墙壁映得出人的脸面，便具听说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可以半躺在上面“方便”，“方便”完毕连手纸都可不用，一按便器旁边的一个按钮，立马就从几个侧面喷射出几道曲形水线，直逼肛门至羞外，将污秽之物冲得干干净净。据说，赵玉兰办公室内的豪华装饰曾有人告诉过市长李沛远，李沛远听后也曾暴怒地骂道：“娘卖×的，看哪天我派几个人烧了那‘牝鸡’的窝！”李沛远说是说，却没派人去烧。因为，赵玉兰的办公之处与整个市委办公大楼紧密连在一起，一点火，搞不好连整个大楼都会被烧掉，那李沛远市长就变成蒙阳人民的千古罪人了。因为，整个市委办公大楼是用蒙阳人民的血汗银子盖起来的……

由于昨夜与肖华光的那场上不得席面的争闹，使得此时的赵玉兰更是烦躁不安，生理的饥渴也像洪水般地暴发出来。整个上午由机要室送呈上来的文件虽然摆在宽大的办公桌上，赵玉兰却一份也看不进去。

“赵书记在吗？”门外传来轻轻地敲门声，接着没反锁的门被推开，泉塘镇党委代理书记曾广立在门口，一副欲进又不敢进的样子。接着曾广又试探性地问道，“哦，赵书记，我可以进来坐坐吗？”

“可以。”赵玉兰抽出插进右裤袋直捂在大腿间不断拨弄的手，然后，朝曾广摆了摆示意可以进来。直到曾广在她面前那隔

着大办公桌前的软椅上坐定后才问道，“曾秘书，你好大的胆，大白天的也不怕李沛远瞧见？”赵玉兰直呼曾广为“曾秘书”并不是她的口误。原来，曾广去泉塘镇任代理书记前一直在市长李沛远的身边作李沛远的秘书。

“怕个屁屁——”曾广一副死猪不怕滚水烫的样子，接了自己刚说过的话说道，“叔叔倒台了，我也被贬了，人一个卵一条还怕鬼哟。”

“老书记是老书记，你是你嘛，共产党不兴株连这一套。”赵玉兰这里讲的老书记是曾广的叔叔曾洁清，一年多前曾经在蒙阳任市委书记，后调到州城地区任副专员，因一桩经济问题受处分而提前退休，成了一个不光彩的老干部闲居蒙阳乡下。

“谢谢，在蒙阳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样讲。”曾广双手抱拳，举在额头处向赵玉兰晃了两下，表示内心的感谢。

听了曾广当面奉承她，何况这人还曾经是蒙阳政坛上能搅起一团风云的人物呢？现在，这人就在她的俯视下奉承她，赵玉兰的心很受用。心里“咯噔”一下便热了起来，半天不愉快的心也活泛起来。她换了一个坐的姿势，安慰曾广道：“不说不愉快的事了。今天，你来找我有事吗？”

“有事，当然有事。别说我现在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可心里亮堂着的呢。当然，我不是因私事来找你，确实是为你而来！”

“为我？什么事？”

“什么事，难道你还不明白？”曾广不紧不慢地掏出一支烟，用火机点了。抽上一口后说道，“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啊，我看你呀，现在是一把火也没烧起。这且不说，连起码的开局也没弄妥，一上任就把自己的办公室弄这么大，这么花里胡哨的，你就没听见满城人怎么说你吗？”

曾广的话点着了她的痛处。赵玉兰拍了桌子，高声骂道：“你是李沛远派来的吧，是李沛远让你来骂我的吧？告诉你，我

不怕！”

“李沛远算什么？一介武夫，我才瞧不起他呢，我给他整成这样的。命啊，我的命有此一劫，奈何不得的。但是，我就是我，我就是谁的官大就服谁，我的眼里就认谁的官大，在蒙阳你现在的官最大，我就认定这个。”

曾广的话，赵玉兰非常中听，中听的话使得赵玉兰迅速地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的赵玉兰便向曾广软软地说道：“莫怪我啊，这段日子我心里好烦。”

“我还不知道你烦？你要不烦，我来做哪样？玉兰，”说到这曾广自知失口，便又为自己的话注解道，“因为我们之间是熟人，也是多年争争吵吵的朋友，我才敢这样称呼你。当然，有第三人在场，我一定会规规矩矩地叫你赵书记。”

赵玉兰丝毫也没有责怪曾广的意思。此时此地，一声来自男性的“玉兰”的称呼，却呼出了赵玉兰作为女性的万般柔情来。在蒙阳，特别是她任市委书记以来，谁敢这样称呼她？本来，最有权利这么称呼她的是她的丈夫肖华光。但肖华光不敢这么称呼她，只是口口声声地“是，是是——”刚才，曾广一声“玉兰”，差点没把赵玉兰的泪喊出来。她多么希望有男性这么呼唤她，又特别是像曾广这么使女性喜欢的男人。

赵玉兰的这般态度被曾广瞧了个一清二楚。于是，曾广又对赵玉兰说道：“我大老远从泉塘赶来见你，你就不想听我为你说点什么？”

“当然。”赵玉兰款款起身，示意曾广进接待室谈。通常情况下，有什么重要的话或来人，赵玉兰都会拉上客人进会客室谈的。

会客室与办公室相隔，再往里便是卫生间。最里间的卫生间其实是只供赵玉兰一人享用的。与办公室一样，会客室也铺上了厚厚的腥红的地毯，四周的壁面上用防音材料装饰，靠南面的一

面的落地窗用墨绿色的驼绒布料制成并永远是半开着，在窗外的阳光下，透出一派温馨的居家味道。在顶灯柔柔的灯光照拂下，四周靠墙体的一溜真皮黑沙发显得越发庄重，显示出房间主人的地位。

走进会客室后，赵玉兰破例在墙角的电动饮水机前为曾广端来一杯放有高级绿茶的开水，放在板栗色的茶几上，然后招呼曾广一道坐在靠窗帘的沙发上。

曾广是第一次进赵玉兰办公室的接待室。如此豪华的摆设令也见过一些世面的曾广萌生出一些感慨，脸上滑过一丝羡慕的神色。还没等缓过神来，赵玉兰紧挨曾广坐定后便向曾广发问道：“曾书记，有什么重要的话讲啊。”

曾广回过味来，眼睛定定的望着赵玉兰那张还算好看的脸面上，正色道：“赵书记，像你这样全省也少见的女书记，难道你就满足你目前的地位了？你才三十五岁呢——”

有用的话其实不要多。曾广的几句话就燃起了赵玉兰政治上奋勃之心和作为一个女性的柔肠之情。对曾广的这几句话，赵玉兰不好作答，尽管她想过这些事，但突然又被曾广提起，一时还真不好回曾广的话。

“怎么，没想过？我不信。玉兰——要给大哥说真话！”

“当然，我想过，可是——”赵玉兰口拙起来，好一会才续上自己的话，说，“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举步艰难。知道吗，方方面面、内内外外都难！”赵玉兰把“内内外外”几个字说得很重很重。

“正因如此，我才来看你的——”

“谢谢了——”赵玉兰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将屁股往曾广身边移了移。

曾广感觉到了，他闻到了赵玉兰的体香，也看到了赵玉兰脸上赧起的桃色，这对于曾广这种混迹于情场的老手，自是明

白。对身边这个尤物，他还不造次！当然，他不是不敢，但是他必须借这尤物脑袋上的帽子，也就是赵玉兰头上那个市委书记的牌子，为解决自己目前的处境。一个混迹于村野之处的代理乡党委书记，他要回城，他要往上爬，他也在官场出人头地。要不，他也用不着为一个半老徐娘找上门来费尽口舌的。要知道，对黄花妹子也不难哄上床的曾广来说，他要的是身边这个尤物为自己做一些他曾广做不到的事情。曾广此番上门来有着自己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曾广知道怎么说。于是，此时的曾广说：“正如你说的，没错，感谢你对大哥讲了真话。当然，你作为一个女性，在蒙阳这个地方，在这幢大楼里做了蒙阳最大的官，还不有人嫉妒得要死？玉兰，不能说你没本事，更不能说你没能力，而是你的本事与能力展不开拳脚。那些嫉妒你的人一个个把眼睛鼓得牛卵般大！”

“我就不信斗不过他们。女人，女人又怎么样？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就只允许龙在上凤在下吗？也有凤在上龙在下的事呢——”赵玉兰忽然想起了慈禧太后和慈禧太后的话。

“此一时彼一时啊，玉兰。现在不是封建王朝，现在共产党的王法是讲集体领导。”曾广说到这里，半眯着的眼睛里放出的是阴鸷而又忧伤的目光。

“那——”

曾广自然明白赵玉兰一声“那”字的意思，说：“天下没有憋死人的事。依我看，你目前要做的事，第一要务就是拉人。”

赵玉兰急急插话道：“拉人？拉什么人？”

“先一个个拉住常委班子里的人。至于怎么拉，我想玉兰是聪明人。”

“哦。”赵玉兰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才说道，“你说，先找谁？”

“李华。李华是一道与你进班子的。先抓住李华，然后，再

找王天明王跛子。稳住后，再请李华和王跛子一道与你拉，至于张元白我看他想靠近你，只要你给他点甜头会跟你跑的。经过一段时间，也就是把常委的多半拉在你身边后，你的冤大头就孤立了。”曾广话中提到的李华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跛子是王天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去年王天明因去羊祜乡平息山民械斗而跌进老百姓的红薯窖里，把条右腿弄得骨折，差点死在红薯窖里。而张元白呢，则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曾广提到的冤大头则是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沛远了。曾广在说完他的话后，又朝赵玉兰反问道，“这个办法如何？”

“这个办法好，目前也只能是这个办法了。”赵玉兰对曾广的话大加赞赏。一时兴起，一巴掌拍在曾广的大腿根部，大声说，“嗨，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嘛。你看看，你说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谁啊——”曾广还沉浸在麻酥酥的感觉中。赵玉兰那一巴掌，其实已拍到了曾广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已变得粗硬而翘了起来，只不过是赵玉兰无意间拍出来的。曾广一脸尴尬，用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说：“那人是谁啊？”

“嗨，你这就不懂了吧，”赵玉兰继续卖弄关子，朝曾广调侃道，“那人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

“是你。想不到了，是吧？”赵玉兰一脸灿烂，随即又一脸正色，认真说道，“你知道的，至今我还没配秘书。目的是想找个贴心贴肺的人，我找来找去，一直没有适合的。今天我发现，除你之外，整个蒙阳市里，再没有适当的了。”

曾广一脸愕然，再一想又觉不妥。他做过李沛远的秘书，讲实在话，如果李沛远又起用他做秘书，他也愿意。尽管李沛远贬过他，将他发落在一个乡镇做代理书记，但他不记恨李沛远。李沛远有股让人信服的男人阳刚之气。现在，赵玉兰又要他作秘

书，说实在的，他不愿意。一个大男人整天跟在一个堂客身边，何况是一个让他从心底里瞧不起的堂客身边，没准让人说他是赵玉兰的鸭子、男妓。书面上写的是面首。满蒙阳比赵玉兰漂亮年轻的女子多着呢，这让他受不了。当然，也有随之而来的好处：一是立马可以进城；二是市委书记的秘书比市长的秘书被人（当然是一些普通人）高看一等，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拔高了一等；三是可以列席市委常委会会议，可以听到很多人压根儿听不到的事；四是由此而来，会有数不尽的人有求于他，因为他是赵玉兰身边的人。曾广明白，如果真做了赵玉兰的秘书也还是不错的，可说是好处多多。曾广想到这些便有了些心动。但出之于口的却是这样的话，曾广说：“你就不怕李沛远说你？”

“怕他？笑话。在蒙阳这块地方，我的话算得数，因为我是市委书记，他李沛远不是，就这个道理。”赵玉兰说到这儿，脸上露出一股刚愎之气，赵玉兰又接了说，“李沛远贬你，我抬举你，说不时时机成熟后，我还要重用你！”赵玉兰说完后，蹭着身子靠近曾广的身边，压了嗓子继续说，“一句话，我不会让你白跟了我的！”赵玉兰用胳膊肢触了触曾广，脸上露出与她的职务地位截然不同的媚笑。

离得太近了，曾广闻到了赵玉兰的体香，还有一种名贵香水的香味。这两种香味儿和脸上的媚笑，撩拨得曾广差一点乱了方寸。不过，曾广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的烂荡男人，他知道欲擒故纵的道理。他来赵玉兰的办公室，就是要在赵玉兰身上寻觅地位、职务的攀升之道。于是，曾广便笑了对赵玉兰说：“既然被你玉兰看中，我也就不得不为你效犬马之力了。这犬马之力嘛，当然包括方方面面的东西。”

同样，曾广的话也撩拨得赵玉兰几乎不能自己。讲实在的，眼下的赵玉兰太需要太需要曾广身上的一切，政治上的支持、生理上的搭档。曾广刚才不是说方方面面的东西吗？赵玉兰差一点

儿要扑进曾广的怀里，去享受享受在肖华光身上得不到的东西。但还是强抑自己忍下了，立马变成一个不懂世事的纯情少女，半掩半露地起身从沙发上蹦起，双脚跟一靠，一个立正，再举手敬礼，接着又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曾广的手，再用力地左右晃了晃，说：“好，好极了，一言为定。曾秘书，为我们日后的友好合作，紧紧地握握手吧——”

曾广没想到赵玉兰的手这么有力，这娘们！他不知道眼前还会出些什么事，他想，该离开这尤物了。于是，曾广说：“玉兰，我该走了——”

“好吧，好吧。记住，去泉塘做好离任的准备，调动的事我立马交待张元白办！”赵玉兰又从纯情少女变成了市委书记。

“好，告辞了。”

由于曾广的贸然造访，今天上午，是赵玉兰近些日子来最高兴和最兴奋的一天。曾广离开后，赵玉兰拉开了厚厚的窗帘，立在窗前，从窗口俯瞰城市，熟悉的蒙阳城并没有因为市衙门的不尽纷争而停止日渐繁荣的步伐。省委书记杜志尚说得好啊，市政府关门三年，工人照样做工，农民照样作田，不要杞人忧天！变得越来越美的城市呈现在赵玉兰的眼前，十数层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流、挤挤攘攘的人群，蒙阳市人气旺着哪！作为主宰蒙阳这块土地的最高领导人，赵玉兰的心陡然间又兴奋起来，一种大权在握的兴奋，一种追逐权力者在得到权力后的兴奋。尽管目前有一大摊扯不尽的烂事烦心事，但她此时的心情由于曾广的造访而变得开朗起来，就像窗外阳光照拂下的大地，碧净如水的蓝色天空，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起来。

二

曾广屁颠颠地拿着一纸调令，离开了他仅仅呆过半年的泉塘镇，到市委办上任，做起了市委书记赵玉兰的专职正科级秘书。

命运给曾广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就在他返城上班的第一天，却没在赵玉兰最需要他的时候，鞍前马后地陪伴在侧，引起了赵玉兰的不快。是不是命运在昭示他日后与新主子的合作中会有不尽的磕磕绊绊呢？

其实，讲天地良心怪不得曾广。

那天，曾广兴冲冲地赶到市委大楼上班时，却未能进入市委办公大楼。市委大楼被城关镇以及附近几个乡镇的上百个上访干部和街头上围观的上千人围得水泄不通。事情的起因缘起于城关镇的一个半边户干部的家属因几个月拿不到工资，便与丈夫吵了起来，一气之下，喝了农药自尽。这件事是根导火线，一下就燃起了城关镇以及城关镇附近几个乡镇中的上百名干部职工到市委大院请愿，强烈要求发工资！城关镇一些七所八站（由市里派到乡镇一级的办事机构。如财税所、派出所、林管站、农机站等等）职工，索性用一块门板将死者抬了来到市委大楼门前示威，事后谁也查不清是谁用白布打出了横幅。横幅上写道：我们要工资，我们要生存！那幅高出人头的白布黑字横幅在清晨的浓雾中分外醒目，就像山里人出丧时由孝子举着的招魂幌幌样。在一阵接一阵的“我们要工资，我们要生存”的呐喊声中，整个市委大院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气氛中。

赵玉兰是第一次碰上这样的事。面对市委大院里黑压压愤怒的人群，一下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真是见鬼了，早上来上

班还是好好的嘛，怎么一下子就出了这样的事？再说，要工资也应去市政府嘛，来找市委做哪样？突然，一个念头窜上她晕乎乎的心头，莫不是李沛远在搞鬼？这个念头一涌上脑门，赵玉兰便愤怒了，将电话打进李沛远的手机里，才响了几声，对方就将手机关了。显然，对方知道是谁在给他打电话。赵玉兰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赵玉兰暴怒了，在办公室里吼道：“李沛远，出了问题你也死不脱！”吼过之后，发觉窗外的院落里突然安静了。赵玉兰在窗前将厚实的窗帘拉开一道口子，她从窗口处看见了李沛远那颗再熟悉不过的秃头。从高处往低处看，李沛远那秃了顶的头更是醒目。李沛远已走进了市委大院，随着李沛远一道进来的还有常务副市长李华。也不知什么道理，刚才还闹哄哄的人群，一见了李沛远便迅速安静下来，李沛远在院中旗杆的杆基上站定，威严地说：“今天怎么啦，起哄呢，还是闹事啊？让我看看是些什么人在这里啊。”李沛远讲到这里，用眼扫视全场一周又接着说，“还有科级干部呢？丑不丑哇，为几个月没发工资的事就值得这般闹啊。如果能闹出工资来，我陪大家一起闹，如果闹不出的话，请大家出去。这是蒙阳市委所在地，我还是这个市委的副书记呢！”

赵玉兰在窗户边瞧见整个大院安静了下来。显然，是被李沛远镇住了。一些人低了下头开始往大门外移。赵玉兰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迅速地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下楼来到大院里。来到大院瞧见李沛远正走向抬着尸体往外走的几个人面前，只听见李沛远喊道：“请等一等——”抬尸体的人止住步。又见李沛远用手慢慢地揭开盖脸的尸布，用手抚摸了死者的脸额，然后动情地说，“弟嫂，你，你怎么这么蠢啰！满蒙阳人都有领到工资，又不是你男人一个哟。哎，要不是去年那场砍脑壳的种烟运动，全市哪里会发不出工资呢——”

听到这里，赵玉兰再也控制不了自己，她用劲压了压内心的